

世界文学名著 · 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

第十辑

两个新嫁娘

长城出版社

中国民间文学丛书

中国民间文学丛书

两个新娘娘



中国民间文学丛书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

第十辑

两个新娘

(法) 巴尔扎克 著

程 颜 译



Y0056700

长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徐 爽, 孔春燕等译. —北京:
长城出版社, 1999. 12

ISBN 7-80017-424-7

I. 世… II. ①徐…②孔…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
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1265 号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

两个新嫁娘

〔法国〕巴尔扎克

长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甘家口三里河路 40 号 100037)

北京市九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427.75 印张 10692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17-424-7/I · 245



巴尔扎克



前 言

这部小说是以讨论婚姻爱情问题为主的。书中讲述了两个年轻女人的爱情故事，她们对爱情有着不同的理解，最终的结果也截然不同。

路易丝理解的爱情是浪漫主义的，她注重于内心的激情，爱憎分明，她的爱情行为都是以此作为指导原则的，结果她的两次婚姻都以悲剧而告终。

相反，勒内的爱情观则是很现实的，她更注重于对夫妻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的履行，她的爱情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最终，她的婚姻生活取得了良好的结局。

这两种爱情观念，是现实生活中很普遍的两种形式，对此的描写已成为历代文学家反复创作的主题。巴尔扎克的文学风格一贯以写实为主，他对这个问题解答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他的这部作品正是试图证明，现实的责任和义务，比起仅仅受激情支配的爱情观念来说，更适合于作为家庭幸福的基础。

巴尔扎克是法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有《人间喜剧》，其中《欧也妮·葛朗台》等名篇，早已家喻户晓。

一九九九年三月



献给乔治·桑

我的乔治，这本书不能给您增光，倒是您的大名将神奇地为拙作生辉。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谦恭或自私的目的。我只是想说：虽然我们都很忙碌，社会上又谣言四起；虽然我们各居一方，分别多年，但这丝毫无损于我们的友谊，并且将永远如此。在我的作品中，会出现许多朋友的大名，这让我在创作时领悟到无限快乐。我的作品常常受到人们的批评，仅仅是作品的数量就遭人非议，仿佛现实世界比我的作品更贫乏。乔治，假如有一天，古文学考据学者们在这些名字中发现，他们声名显赫，道德高尚，代表着纯真的友情和时代的精华，那将多么令我快乐！相比那毫无把握的荣誉，我对这种万无一失的快乐更觉骄傲！对清楚您的为人的人来说，我成为您的朋友，这本身岂非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您的朋友

德·巴尔扎克

一八四〇年于巴黎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167)

第一部

—

路易丝·德·绍利厄 致
勒内·德·莫孔伯

我的小鹿，你可知道，我已不在修道院寄宿学校了！假如你还未向布卢瓦^①的我寄信的话，我反倒早你一步写信给你了。看到这里，请你抬起你那迷人的双眼，先别急于兴奋，我接着将倾诉我初恋的美好感受。大家总爱说起第一次的爱情，可是，爱情真有第二回吗？你定会叫道“闭嘴！”接着说，“快说给我听听，你为何又不在修道院寄宿学校了？先前你还坚定地要呆在那儿呢？”我的宝贝，不管加尔默罗会^②的修女们的际遇如何，解救我的事情却是十分普遍的。坚决的意向还是被胆战心惊的良知的召唤征服了，仅此而已。至于我患的病，我妈就仅给我开了一种良药“静养”，但我姑母^③不想眼睁睁看着我因日渐消瘦而死，最后劝服了母亲。在你离开我后，我一直就沉浸在无尽的忧伤之中，这种忧伤恰又使这幸福的结果提前降临。我的宝贝，如此一来我便到了巴黎，想想这还有你一半的功劳呢。我的宝贝，从你离开我的那天起，我就变得孤苦伶仃；如果你看到我那时的样子，你定会洋洋自得，由于在你那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十分真挚的感情。以前我俩不知有过多少美丽的向往，我们曾无数次一起振翅翱翔、同甘共苦，我甚至认为，我们的两颗心已与那对匈牙利姑娘^④一样，早连结在一块儿了。她俩的

① 布卢瓦：法国小城，位于巴黎西南一百五十公里处。该城有一所加尔默罗会修道院。

② 加尔默罗会：法国天主教的一个分支，其教规十分严厉。

③ 路易丝的姑母为此修道院院长。

④ 匈牙利连体姐妹海伦和裘迪。

死因，博维萨热^①先生已给我们解释了，不用说，这位先生只是徒有虚名，容貌算不上漂亮，可的确也没有其他校医能比得上他了。你是否还记得，有一次，你的“小乖乖”^②生病卧床不起后，你不也病倒了吗？在异常痛苦的心境下，我只好一条一条整理我俩交流的纽带；我原想这些纽带早已随着我们的分别而割断了的。我如同一只失去同伴的斑鸠，脑中浮现超脱的想法，感到活着已没任何意义了，真的，我想我在渐渐走向死亡。在布卢瓦孤苦的我，混在加尔默罗会的修女们中间，心烦意乱，担心不会遇到德·拉瓦利埃小姐一样的“开始”^③，担心你不在我身边时，我会作出“出家”的决定。我如同得了一次大病一样！一次十分严重的大病。如此的活着真是太无聊了，所有日子都是永无休止的重复日课、祈祷和作业，甚至不管在何地何时，无论是白昼还是夜晚，大家全知道加尔默罗会修女在干什么。可是身边的世界是否存在，于我们却是毫无干系的，如此让人生厌的生活居然还会千变万化：我们精神的升华是毫无约束的，梦幻使我们开启了一个王国的大门；忽儿是我，忽儿是你，总是变为对方的那亲切的鹰马^④，往往是懒散者的激情被智勇者所激起；这样，我们的思想彼此追逐，去拥有那不许我们靠近的世界。没想到《使徒行传》还能让我们更清楚那些十分隐秘的东西！自从你这宝贝被带走的那时起；我都快完全变为我们想像中的加尔默罗会修女，一个生活中的达那伊德斯^⑤了。可我却不愿千方百计去注满那永远不满的木桶，只想天天用一只空桶到一口无名的井里取水，只想能把水灌满。姑妈对我们

① 博维萨热：原意“美丽的面孔”。

② “小乖乖”：路易丝的爱称。

③ 德·拉瓦利埃小姐：曾是法王路易十四的宠妃，失宠后，于一六七四年进加尔默罗会隐修直至去世。“开始”指她出家前的爱情经历。

④ 鹰马：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罗兰》中提及的一匹半鹰半马的怪兽，能飞往月球。

⑤ 达那伊德斯：达那伊德斯的水桶，意即“永远不会满足”。

的思想根本不懂。她对我的厌世心情无能为力，她在两个阿尔邦^①大的修道院里筑造了一个人间天堂。如果像我们这样，小小年纪就投身于宗教，那么就应活得十分节约，——但是，我的宝贝，这真是太难了，——要不是满怀献身精神，也是这样的精神使我姑妈更显得十分伟大。她愿为自己敬爱的哥哥付出一切。但是，任何人也不愿为那些萍水相逢的人、或一些思想而贡献一切啊！

在这差不多两周之内，我忍受了无数难忍的话语，把无数的奇思妙想藏在心底，我心中充满了无数只能与你谈论的话语和只有你能知道的事情。我除了把这一切暗暗地写在纸上之外别无选择，我用写信来换取那甜蜜的交谈，否则我将被憋死。精神食粮对我们是如此的重要！今天清晨，我就动手写日记，还想到你说不定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无需多长时间，我就会在你那漂亮的热默诺斯山谷^②中出现，可我现在还只能告诉你一些很少的有关我的情况，就像你将去巴黎，但你对它的了解仅仅限于我们对它的想像而已一样。

我可爱的宝贝，让我们谈些正事吧。一天早上，有两个人从巴黎赶来：就是我的伴娘和菲利浦——我祖母收下的最后一个仆人。他们是被派来接我回家的。在描叙我一生的传记中，很有必要为这个早上放上一张玫瑰色的书笺。我在姑妈的房间里听到她给我讲这事时，我兴奋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傻傻地看着她。

“宝贝，”她的喉音很重，“我知道你十分想与我说再见的，然而，这一回却并不是最后一回，我们一定会再在一起的：老天已在你前额烙上了被选中的记号。你的身上流露出一股傲气，它既能托你飞上天堂，也能诱你下到地狱，也许你雅致之极，下

① 阿尔邦：法国旧面积单位，一阿尔邦合 42.21 公亩。

② 热默诺斯山谷：位于从马赛到土伦途中的殷巴涅的东南方。

不了地狱！我对你的认识更甚于你自己：你内心的激情使其他普通的女子与你无法相提并论。”

她轻柔地拉我靠近她，在我额上亲了一下，使我感到那里留下了一股火热的激情。而这激情正在侵蚀她，她的眼神变得呆滞、眼皮下垂，金黄的两鬓也生出了鱼纹，清秀的脸蛋也显得十分枯黄。我顿时觉得全身十分不自在。我低头亲了一下她的手，接着说道：

“我的好姑母，倘若您的善良无法让我感到您的帕拉克莱^①能增强我的体质，陶冶我的心灵的话，那么如要我再次回来我一定会泪流满面的，那时您也会不忍心要我回来的。如真要回来，那也只有路易十四抛弃我之后。再说，如果我爱上的真是这种人，那也只有死才能让我离开他！难道我还畏惧那蒙泰斯庞^②吗？”

我拥抱了一下姑母。这值得同情的女人只好送我至马车前，她时而瞧瞧家族的纹章，时而又凝神看我。

这次古怪的离别使我的思想十分紊乱，在我来到博让西镇时，我忽然意识到已近傍晚。我在这个令我心驰神往的地方会看到些什么呢？然而我见到的是，门口空无一人，没人来接我。我真是空想一场。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母亲到布洛涅森林去了，父亲又刚好去了议院，而哥哥听说是如果无需换衣服的话是不会在晚饭前回家的。我是由格里菲思小姐（她有爪子！^③）和菲利浦领到我的房间的。

这间居室里以前曾经住着我亲爱的祖母沃雷蒙王妃。她有一笔遗产留给我，但我至今还未听人告诉过我。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地方有如仙境，当我身处此地时，一股辛酸在我心中油然

① 帕拉克莱：闻名于世的爱洛伊丝（1101—1164）曾任院长的那座修道院，此处泛指修道院。

② 蒙泰斯庞：路易十四的宠妃，后来正是她夺了德·拉瓦利埃公爵夫人的地位。

③ 格里菲思是英国人，她的名字的发音，与法语“爪子”的发音很接近。

而生。这时候你想必也有如此的感觉吧。这儿的一切都依旧如故！我将在她临终前的那床上睡觉。坐在她的躺椅旁我顿时泪流满面，好像这儿就我一人似的。我记得以前我总是跪在这椅子上，聆听她的话语，正是在这椅子上，我见到她那被桔红色花边簇拥着、却由于衰老和死前的难受而因此尖瘦的双颊。我觉得这房间里好像还散发着她的气息。谁又曾料到阿尔芒德·路易丝·玛丽·德·绍利厄小姐还会如同一个刚失去母亲的乡下姑娘似的，只能睡在这张死人躺过的床上！我总感到，早在一八一七年就已死了的老王妃，好像是昨晚才咽气似的。这房里的一些物品摆放得一点也不恰当。对国家大事如此关心的人对自己的生活却如此疏忽。但这也证明了，只要这伟大的女人一死，大家就很少有人记得她了，可她也称得上是十八世纪最杰出的女性之一呀。菲利浦好像知道了我哭泣的原因，他对我说王妃安排由我来继承她的家具。我父亲让这些居室都按革命期间的样子布置。我站了起来，菲利浦帮我将小客厅的门打开，这门是直通到大客厅的，呈现我眼前的依旧是我早知道的那潦倒的样子：镶在门上的那宝贵的画也仅剩一个画框，大理石雕像也破旧不堪，镜子也不见了。过去，我总担心登大楼梯，一想到要走过这空空荡荡的森严的厅堂，我就害怕，因此每次到王妃这儿，我常常从大楼梯拱顶下的小楼梯进去。这小楼道直接连着她那洗手间的后门。

我的居室有一个客厅、一间卧室，再就是那间我曾向你提起过的那间富丽堂皇且别致的书房。它们将紧挨着荣军院的那部分空地全占满了。这些房子是用一道布满花簇的围墙和一条幽静的小道与外面的街道隔开的，小路边的树已和街边的树挤在一起了。如果看不见那荣军院金光发亮、蔚蓝的圆顶和这银白色的楼房，大家都把这儿当成一片森林了。从我的三个房间的造型及它们坐落的位置可以看出，这儿以前就是绍利厄公爵夫人人们的那些十分上档次的房间，公爵们就在相应的另一边住

着。这两边房子由正面的两套房子和大厅巧妙地连在一起。菲利浦带着我参观了那一个个幽黑的客厅，以前金碧生辉的样子全然不见，还是像我儿时的那样。菲利浦发现我显得十分诧异的样子就表现出一副令人难以捉摸的表情。亲爱的，所有生活在这外交官家中的人总是一副十分小心和神秘兮兮的样子。他又对我说，全家都在期望那法令的颁布，法令将规定没落贵族的家产会折价归还。我父亲想等到这些钱归还后就改造一下所有房子。按王家设计师估计，改造工程将花三十万利勿尔。我听了他给我讲的这几句话，我惊呆了，一屁股坐在了大厅的沙发上。什么？他难道不准备将这笔款子送我做嫁妆，而是想我在修道院里活到老？我刚回到家里就产生了如此的想法。啊！亲爱的宝贝，我真希望能把头靠在你的肩膀上，真希望能回到祖母还在的日子里，以前，这两个房子充满了无穷的生机！可现在她仅在我的心中，你却又在有七八百公里之遥的莫孔伯。你们俩是惟一爱我的人。我祖母的眼神里总是充满着蓬勃的生机，只要听见我的声音就像回到了年轻时代。那时我俩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回首往事，我刚才的感想忽又无踪影了。刚来时我认为有点不恰当的物品如今却变得散发出一种不俗的气息。我又闻到了那些未用完的扑发粉发出的微微香气，香味还挺好闻的；我可以想像到，睡在黄底白花的锦缎窗帘的遮盖之下肯定会很舒适，也许是祖母的眼神和气息将她的某些魂魄留在了窗帘上。

我叫菲利浦把房间内的摆设重新恢复本来面目，使这个屋子重新焕发出一些生气。我逐一地为每样摆设安排其合适的位置，让他知道我将在这里如何的生活。我查看了所有属于我的东西，而且让他如何把那些我想念的老摆设恢复原来的模样。由于年代久远，居室里显得有点苍白，金色的阿拉伯式图画已出现一些斑点，不过这路与路易十五送给祖母的萨伏纳里地毯倒也协调，这些地毯也掉了点颜色，像亲王的那幅画像一样。座钟

是由萨克森元帅^①送的，壁炉架上的瓷器是黎塞留元帅^②的赠品。祖母二十五岁时的肖像装在一个椭圆的镜架上，与国王的画像相对。从这儿是看不见亲王的画像的。我总爱这些直来直去的不加掩饰的忘却，它能显现出祖母令人喜爱的性格。有一回祖母得了重病，她的忏悔师想让一直守候在大厅中的亲王进来看她一眼，但她坚持不肯，说：

“就让他和医生及药品一道进来。”

卧床装饰着帐幔，床头靠背上也镶着软垫。床帐高高地卷着，形成无数长长的波浪形皱褶。所有摆设都漆成金色，还附着和窗帘那样的黄底白花锦缎，同时都还用像绉纱一样的白绸做衬里。嵌在门上的画也不知出自谁人之手，画着太阳升起和皓月当空的情景。壁炉布置得十分巧妙，可以想像，上世纪的人总是在火炉边度日，不少大事正是发生在炉边。铜灶膛是一个镀金的艺术品，炉框十分讲究，火钳灰铲也十分别致独特，风箱也恰到好处。隔热屏上的挂毯是戈伯兰工场产的，屏框也相当精致；在它的腿上、架子上、横档上，都雕上了十分滑稽可笑的人物造型；整个隔热屏看上去就如同一把扇子。

祖母在世时十分喜爱这件别致的摆设，我到现在还希望能知道这是谁送的礼物。从前我经常见她静静地躺在屏风边的安乐椅上，两腿搁在支架台上，如此的姿势使她的长裙在膝盖处稍稍向上凸起。她老伸手拿那放在壁炉台上的烟盒，烟盒的两端各放着她的糖果盒和露指手套。你看，她如此地爱美啊！在她去世的前一天，她仍然注重自己的打扮，好像是在叫人画完那漂亮的肖像之后，又在期待围在自己身边的谄媚的人给她送花。望见这安乐椅，我脑中又浮现她端坐在椅子上、任裙子飘逸自然的姿势。这位女子离开人世之后，她似乎也带走了那些

① 萨克森元帅（1696—1750）：十八世纪著名的军事家。

② 黎塞留元帅（1696—1788）：路易十五王朝的元帅，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侄孙。